

# 东干文学研究专题

特约主持人: 常文昌 教授

## 主持人语

世界华语文学研究的兴起,突破了原有学科的界限,把它划归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都似难成立,虽然华语文学研究尚处于此种尴尬境地,但研究势头不减。尤其令人遗憾的是,东干文学至今还差不多是世界华语文学研究的一个盲点,华语文学研究界的许多人,只知道东南亚及欧美华语文学,而不知道东干文学。近十余年,中国兴起了小小的东干热,主要分布在北京、乌鲁木齐、兰州、西安、银川等地,出版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著,有的课题已经得到国家社科基金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有力支持。这些研究引起了中亚东干学者的极大关注。随着苏联的解体,俄罗斯的东干研究已陷入沉寂,中国东干研究的兴起,改变了世界东干研究的格局。东干人迁居中亚130年来,没有割断与中国文化母体的脐带。30多个“甘肃村”、“陕西村”,仍然保留着中国的西北方言,其中既有晚清语言的活化石,又有现代汉语中的新语汇,加上俄语、阿拉伯语、波斯语、突厥语等借词,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,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东干文学研究是东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。东干文学属于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,但又不同于其他地域的华语文学。东干人用拼音文字(东干文)创办了东干报纸和杂志,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,用东干文保存了丰富的文化资料。用西北方言创作文学作品,尤其用西北方言写诗,在中国文人看来,难以想象。在仅有10万东干人的小民族中,产生了亚瑟儿·十娃子这样优秀的诗人和阿尔利·阿尔布都这样优秀的小说家。东干文学研究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。

目前,中国的东干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,不仅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,同时还形成了研究梯队,中央民族大学、兰州大学、扬州大学等博士点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,已经崭露头角。但是客观地看,我国的东干研究虽有自己的优势,但整体水平还未达到中亚东干学者和苏联汉学家,如杨善新、伊玛佐夫、苏尚洛、李福清等人的水平。中国研究者的独特视角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,还存在着某些软肋,如某些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合理,译文中有许多不可靠的东西;或缺乏严谨的态度,研究成果中错误百出。因此,必须扎扎实实,下大力气研究,才能与东干人历史故国的地位相称。